

書

後村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一

記

汀州重建譙樓記



汀古郡也官寺皆百年老屋廩、覆壓紹定
六年建安李公出守稍撤而新之由堂寢至
門廡由庫廡至亭榭皆煥然改觀獨譙樓以
費夥未皇及公益務節縮得鏹二萬緡將改
作適當路牟利左右望而豪奪公慮是役之
賈禍移鏹糴米若干斛為均惠倉汀人始免

貴糴之患會上親政放絀註貪濁用真公德秀
為帥視屬部如家公臨郡滋久所積又萬緡
迺申初志六閱月而樓成手詔頒春亭舊翼
以廡屬城南門後廢弗葺居民冒侵對列邨
肆中通綫路公別給以在官田宅復兩廡併
城南門樓高大之郡治之前可立萬馬鉅麗
如是然傭作募而使材瓦市而致六邑之民
不知有役焉初唐寅辛卯間閩為盜區禍起於
汀四封之內大抵皆盜而營卒亦因執郡將
欲戕害人情視汀猶毒虺鷲獸之窟宅也公
以偏師襲磔而巨寇禽單車入城而叛卒誅
天子嘉獎就畀符竹或者尚為公慮曰兵驕
也民悍也財沒也既而公在郡四年前之恣
睢犯上不可調柔者皆駢首順令兵果驕耶
前之彊獷負固未易拊循者皆革面慕化民
果悍耶亂離創殘之後練兵積粟猶有餘力
以飾飾盡壞美翰翰真財果乏耶昔春秋書新作
南門以示譏蓋清風至而修城郭營室中而

土^功切始司空填人以時受功周制具存不待其敝而後改也僖公治魯二十年而有斯役則國內之事闕遺不及舉者多矣公歲月視僖公孰久近樓視一門孰難易竊意夫子復生將特書大書之矣而又奚譏公名華字實夫資忠義而輔以材智計而戰則克慮而動必成余從真公久見其尚論當世人物如公僅屈一二指故因斯樓之成具書之以論後人云

端平江閩題名壁記

江西帥昔治洪州建炎省方始以朱丞相勝非為安撫大使治江州而洪都兼安撫使如故其後詔從洪守高衛之請閩移于江洪之守臣止兼江西兵馬鈐轄隆興升府閩復于洪而江州行太守事隸焉端平三年春虜深入疆吏告急上慨然遠覽中興舊規命僉樞魏公了翁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即江州開大幕府兵部侍郎黃公伯固江西安撫使知

江州以參^贊軍事及黃公去而直寶文閣陳公
塏實來修江防蒐軍實結民心厲士氣用能
暮歲之間亢列城為大府張弱勢為強形暇
日命礮石于壁紀移閫歲月姓氏自黃公始
且援袁州刺史韓愈為觀察使王仲舒記滕
閣事俾其筆之其雖文墨媿愈然寶文公賢
逾仲舒况閫之建罷重於閣之廢興此之營
綜急於彼之登覽因不敢以淺陋辭惟尋陽
据天塹之中上聯夔鄂下接昇潤自昔立國

江南者之所重晉以庾亮溫嶠第一流人臨
之嘗試憑高而望江山歷_宗其盛心偉識遺
忠餘烈有未泯者高皇帝移閫之宏撫聖天
子經武之英筭可謂深且遠矣其以屬城事
統府設有羽檄猶當悉敝賦以從執軍禮以
見其何敢有愛於區區之文乎顧承命紀事
詞樸而核它日公獎率三軍犄角諸鎮乘風
聲鶴唳之勢奏象衝鬪艦之捷其雖衰憊草
露布上尚書作凱歌被樂府尚可勉焉

建寧府新建黉樓記

端平二年五月某日秘書丞兼樞密院檢詳
姚公以直祕閣出守建安兼漕全閩閩詔下士
相告語曰公初元善類西府賢掾去可惜盍
留行乎建士之在朝者則曰公嘗貳吾州有
息信茲行可為中朝惜可為吾州賀乃不果
留時城中遺燼暴骸滿目市區二十四存者
九財殫粟竭物情洵不安公至明誅賞辨
逆順而軍紀肅拊創痍輯流散而民氣和嗇

用度規荒殘而官府立明年春余遂於朝微
服過建焚室已十具五六壘書擢公以漕兼
守又明年春余行役道焉則樓堞翬飛屢肆
鱗襲集所謂二十四區者皆復不獨公辭也余
歎曰君相真知人哉建人真知公哉既見公
握手相勞苦若公曰州略如舊觀然吾力疲
而顛白矣凡土木之役不可殫紀黉樓最鉅
緡錢一萬一百四十一楮幣二萬九百九十
四其費也起乙未仲秋迄丙申季夏其歲月

也。吾子筆之。建安自南渡劇盜范葉^葉弄兵之
後更列聖涵濡休息名公卿拊摩積衆其軍
府^設殿實井邑繁雄冠於七聚一旦小失牧馭
蕩為煙埃夫聚^衆力所成壞於一夫之手顧諉
數於天可乎。昔者周大夫閔故都之毀其詩
功於人可乎。昔者周大夫閔故都之毀其詩
曰彼黍離離傷之也。又曰悠悠蒼天此何人
哉。尤之也。原禍亂之始而呼天以尤之其怨
之者深矣。魯僖復周公之宇國人頌之曰魯

侯之功美之也。又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
祝之也。美興復之功而祝其純嘏。又祝其眉
壽其德之者深矣。戢亂而思治情也。惡壞而
喜成亦情也。極建人之厄措諸堯簞百世之
思也。敘建人之情刻於金石千載之傳也。公
順昌人名珪字貴叔掄魁勝流立朝有德有
言不以吏幹顯余所記特公學問之粗者爾
邵武軍新建郡治譙樓記
世言閩盜所從起必曰汀邵非也盜皆起於

汀境邵興之鄰所漸者然耳初寧化賊既殘
建泰二邑勢且及郡天子命朝臣某人某人
出守皆固辭王侯遂獨奉詔引道未至郡已
失守千里為墟侯露居于野握拳轉戰誅筋
竹洞渠魁羣醜或僂或降惟下瞿賊猶據險
戕縣令拒官軍侯方声罪致討會以風聞去
詔用趙侯以夫代之慨然以夷難葺廢為已
責一清谿洞再造府朝將吏稟嚴令工師受
成撫以紹定四年八月經始明年十一月落

成縻錢楮若干緡堂寢顯巖闕邃如大家田甲
族之營其居譙樓突兀鉅麗如名藩雄鎮之
裕於力招捕使陳公譚過而歎曰輪奐美哉
初朝家以祠牒八十助侯澹兵廩徒之費侯
一錢粒粟皆致歸祠牒於朝而屬記於余
觀世之士大夫雅俗勇怯不同及乎當乘障
幹方之任或曰事不可為辭不拜或曰事尚
可為患力不足求兵與財然後往無雅俗無
勇怯其說必同昔越石於并士稚於譙咸無

資糧弗給，鎧仗不旬月而荆棘復為宮寺。夷虜顧為華人，長源於汴，弘靖於燕，士馬強盛，金帛充斥，不俄頃而并邑蕩為戰場，部曲化為讎敵。蓋祖劉能疆理荒殘，久廢之郡縣，張陸不能撫循治安，無事之軍府，牧守才不才而一方之休戚，三軍之生死，萬姓之禍福，繫焉。焉可不謹擇欵？故夫諉事於不可為，庸人也；有待於資與助，中人也；無待於資與助，豪傑之士也。若王侯馳單車，橫絕群寇，趙侯收餘燼，興復一郡，孰資而助之哉？特其忠憤廉約，有以警盜賊之氣，得軍民之心爾。余故著之以闢夫謂事之不可為者也。且以愧夫謂事雖可為而患力不足者也。王侯金壇人，趙侯長樂人。

建寧府學重建明倫堂記

建學閱壯視國庠。端平乙未四月辛巳之變，燔官寺幾盡，而學幸存。獨明倫堂毀焉。姚公珪來為尹，漕先教而後政，緩廡而急學，相攸

於冬明年仲秋^秋堂成以餘材新師弟子之居
屬余記之昔者唐虞三代教人之法具存于
經禹之所敷箕子之所陳莫不以倫為首三
綱同然之理五常固有之善同然者均賦於
天固有者無待於人而古人汲於明是理
者何哉蓋理與欲對善與利對理不勝欲善
不勝利同然者有然而相遠固有者有時而
不存矣嗚呼固不可以不講歟故夫人有聖
有愚理未嘗偏倫有常有變人鮮能盡參哲

夷齊常也舜申生變也常易處變難處申生
不以親之老而隳其恭舜不以弟之傲而廢
其友處變而不失其厚倫之不容釋如此匹
夫匹婦愚也周孔聖也愚者能之聖或不能
焉周公有媿於仁智夫子謂未能事於君父
修至於聖而不忘自儆倫之難盡如此六經
載此者也君師倡此者也祀樂刑政扶此者
也學校講此者也有所講則有所明矣公之
致美於是堂豈為學者角詞藝媒利祿之地

哉群居肄習篤守力行今日之竭力於親異日之盡節於君者也今日之修於家異日之措於天下者也今日之稱於宗族鄉黨異日之行於蠻貊者也成材造士自斯堂始斯堂之新自姚公始不可以不記

尤溪縣復平糶倉記

前記前首叙邑人致粟之艱使人顰蹙次述趙侯侯置倉之善使人忻躍末憂後人之不能繼其詞峻其旨深又使人撫然以為過慮也

然自嘉定乙亥至端平乙未不二十年而趙侯之粟羽化倉亦不存前記所慮殆如著龜矣長樂李侯始至慨然發憤曰彼能廢之吾能修之願以清儉為治二年而新殿立本錢復會璽書擢侯通守龍川侯曰倉事未竟不可去比三年終更積粟三千餘斛視趙侯增千斛焉出納歛散略倣常平既為倉約復請予識之有問於余者曰二侯孰難余曰方趙侯時縣計未屈令俸猶厚也李侯之時異矣

上供責全銀月俸給純楮公私困弊侯儒生
無生財術顧邑有稅苗縻費錢歲幾千緡及
迎新例卷皆該前人以奉一邑者侯悉用之於
倉又銖寸索積以成之李侯為難又問曰昔
之廢者可修今之修者能保其不復廢乎余
曰以李侯之心守李侯之約胡為而廢若夫
侵本錢非約也付吏手非約也濫糴賤糶苟
悅之政不可以繼非約也有一于此復趨於
廢矣又問曰嚴莫嚴於常平之法或者玩之

如約何余曰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李侯
之約將以利其身乎厚其家乎抑將以延一
邑之命脉乎如止於利一身厚一家諭之可
也如一邑之命脉繫焉非諭李侯之約也失
一方之人心也犯千百世之公議也失人心
非良吏矣犯公議非賢士大夫矣然則是約
也豈不嚴於法歟又况部刺史郡守丞臨之
邑人守之其法蓋未嘗不嚴歟李侯名脩字
之永學問有師承政事有家法其於是倉未

復雖遷擢不忍去已復而去猶卷々然思所以善其後者於虞可敬也已

味書閣記

為徐德夫右司作

閣在豐城山間名子賤潘公也華廣微袁公也德夫讀書其上有年矣去而仕于朝因以其所讀者為天子言之忠憤激發幾寤上意竟坐是由省闈放還故山或竊笑曰世蓋有剽竊涉獵書之豪芒而光顯遇合者德夫無所不讀顧齟齬流音落如此意者書誤德夫耶

德夫寧能常味此無味之味耶德夫亦笑曰有是哉夫書無窮盡味有淺深嘗試以古今人觀之行之篤守之固味之深者也先信而後畔始合而卒離味之淺者也叔孫通魯兩生皆學禮一以取封一沒世無聞舒弘皆學春秋一起徒步拜相一老擯郡國豈非深者守道而難合淺者諧世而易售歟使其果深於書粹如山岵也脫粟太牢也苟為不然如嚼土炭如嚼蠟久將唾棄之矣然則德夫之

所味固世之所不能味。世之所味固德夫之
所不屑味。歟。或又笑曰。閣僅三間。奚其記。余
曰。不然。石渠天祿高則高矣。而不能逃莽大
夫之譏。臨春結綺美則美矣。而不能渝狎客
之謗。德夫閣雖小。然聖賢之事具焉。古今之
變合焉。天下後世之責在焉。德夫味之不已。
出則為遺直。為名臣。處則為高士。為全人。是
閣與天壤俱敝矣。勿記可乎。

漳州鶴鳴庵記

問塗四方者。必有嘉木清泉。可憩濯。傳舍行
店可依止。南轅則不然。路益荒。人益稀。極目
數十里。無寸木滴水。無傳舍行店。昔人酌地
里之中。各創庵焉。歲深屋老。頽圯相望。漳牧
合沙黃公朴始新諸庵。鶴鳴庵在郡東。地多
靈跡。嘗有異僧見二士於此。對奕。即之化鶴
飛去。然距城餘二十里。穿林危磴。不類人境。
暮投破驛。堞乎折棟。墜瓦之虞。鷲獸暴客之
恐。公闢古基。改面勢。作堂七間。聽事三間。門

廡闕壯如之。於是境內之庵十有七所。以次
經畫。創始者曰鶴鳴。更新者曰半砂。曰雲霄。
曰僊雲。餘皆復其舊。觀魚亭。庵屬泉。而費出
於漳。竣事。上尚書曰。昔人守庵。以僧澹。僧以
田而庵存。其後有司。數易僧。巨室豪占田而
庵壞。請令諸庵。以甲乙承續。朝論是之。初公
與余偕。使廣東。公倡諸司。叶力繕南中諸庵。
繇潮至惠。繇漳至潮。曩號畏涂。今深茅叢葦
中。輪奐突出。鍾魚相聞。莞簞薪水。不戒而具。

與行中州無異。公之惠利博矣。余聞古之人
皆好禮而樂事。厚人而薄己。有避堂而舍賓
者。有卑宮而崇館者。有窮為布衣。茅屋不蔽
而恨無突兀之厦。以庇寒士者。然則僧逃庵
荒。非地主責乎。田去僧飢。非巨室恥乎。余書
公之事。既以儆夫貴且富者。或曰未也。縱下
不戢。驅鄰虐。使尤庵之大患。蓋寓室而傷薪
木。曾子之賢。至形諸言。毀垣而納車馬。國僑
之辯。僅免於詰。余又以儆夫行者。公掄魁名。

儒自館殿秉麾節無留滯之歎有治辦之績
漳素凋弊公為之暮年修糴政故貢闈餘力
猶及於庵云

鄂州貢士田記

士貢于鄉古也使士齎糧重趼而至非古也
古者井地均貧富道路有委積士起閭里而
達於王朝也甚易至漢猶令縣次繼食然貢
禹以明經潔行徵自言鬻田百畝以供車馬
當時所以待特起之士僅如此則於群然應
聘者抑可知矣禹亦幸而有田可鬻爾貧於
禹者當如何哉近世賓興郡太守具卮酒飲
餞之外舟車扉屨皆士自任貧而遠者難是
行如登天有不能行者天台賈公為鑄錢使
者斥羨幣十萬緡市田為番貢士莊餘以贍
番學去而董餉鄂渚時閩帥荆南陽書院公
給以官田百三十畝復斥幣如番之數以惠
鄂士士飲公德以余與公有世舊俾書其事
于石自吾有狄患_邊不解甲且三十年供億

繁調度闊牧民之官。往々奉急符從事。失其常度。至於主計之臣。執牙籌。析秋豪。苟免之興。俛仰自歎。曰。吾不得為盛德之事矣。非特林臣能吏然也。雅士莫不然矣。故余於公之事。有慨焉。昔漢人論鄼侯餽餉。乃萬世功。意且有它繆巧。而其言不過曰。養民以致賢而已。蓋為漢植根本者。桑大夫則異是。以鹽鐵酒榷均輸為國大利。而疾賢良文學之士。如仇。漢之根本。遂搖動而不復安。公於笏畫鞭

筭之暇。師飽馬騰之餘。又時有所蠲弛以寬民教養。以收士與鄼侯之意。合彼桑大夫之流。聞風盍少愧矣。夫江漢楚之舊封。異時以辭令爭衡。中夏登高能賦。而志節與日月爭光者。皆楚產也。國家有事西北。必於上流。謂宜培植其人才。以待緩急之用。公所望於鄂之士者。在此。其田之頃畝。與夫行者居者。贖廩之式。則有司存。公名似道。字師憲。以儒術治賦。始治軍。無見糧。未幾而有一歲之儲。天

子宰臣材公之為由尚書郎九卿超拜地官
小司徒云

風月窩記

寒齋所居西偏面古木叢竹為整屋三間中
置一榻友之同志者游乎方之外者仕之倦
而歸者至則留語或止宿焉扁曰風月窩客
戲主人曰昔宋玉授簡於楚王之蘭臺謝莊
託詞於陳王之桂花皆以鉅麗之觀蒞其高
寒之思今吾子追涼於簷窺光於隙將無見

哂於二子乎主人嘻詞不諧理工無益也學
不盡性博無益也彼以胸臆量月雌雄論風
達者視之奚異兒童吾聞元化之內清淑精
英之氣在天地為風月在人為情性風至調
而止噉讓叱吸風之變也月至明而止薄蝕
陰翳月之厄也性至靜而止喜怒哀樂性之
動也故言風月者曰清明曰光霽言性者曰
善曰寂然不動夫能即身而反求韜光而內
照則動者可以中節靜者可以復初所謂清

明而光霽者，歛之方寸，舒之八荒，六合隨寓而可樂矣。庸詎知彼之蘭臺桂苑，非鼠壤鮑肆乎？吾之甕牖圭竇，非瓊樓玉宇乎？客慙而退。

修復艾軒祠田記

初，郡人祠艾軒先生于城南，田以贍之者，忠定趙公也。碑以實之者，正獻陳公也。不幸先生二子繼卒，猶子成季字井伯，有賢名，忠定客也。又卒，家事益落，田為二姓所得。諸孫曰鈞者，愬于計臺方公大琮，喟然太息曰：「鬻祀田，非法也。沒價返田法也。吾使鄉部寧厚毋薄，檄郡丞以窠名錢，酬元直之半，俾復其旧。會易帥它路，事格不行。田既去，祠益圯。鈞復愬于郡，揚公棟亦喟然太息曰：「古者地鄉國之先賢，以為先師。艾軒非先賢乎？式閭表墓，自昔有之。田非閭墓比乎？廼新祠宇，復諭二姓曰：「先生在，不殖寸產，沒豈與鄉人較數畝之田者？雖然，諉先生之廉讓，利故家之清貧。」

取而有之。此名不可安也。方公去矣。窠名錢不可覲。其以郡緡十有二萬。酬若等二姓退聽。毀券歸祊。公又曰。是嘗一鬻矣。安保其不冉乎。覈其田。凡八畝。三角三十一步。歲得穀十七斛。有奇。錢千。圖久遠。而可托者。莫如學。以田隸學。曰文郁先生孫也。宜主其祭。鈞井伯孫也。有勞於田。令學官以其歲入。分給二子焉。昔孟子論善士。而有一鄉一國與天下之辨。以陳良為楚產。以仲子為齊齊。巨擘至伯

夷伊尹則不然。今夫前陳後方。莆人也。其於先生。猶曰吾東家丘云爾。忠定。番人也。揚公蜀人也。地如此。其遠也。歲如此。其久也。事先生如此。其共也。豈私於東家者乎。若先生者。所謂天下之善士乎。楊公疑起掄魁由樞掾尚書郎出牧。其以風化為先務。旌賢崇德。蒐遺繕廢。於是二劉二鄭城址四先生之祠。皆新朝廷。嘉公治行。就擢刑獄使者。垂發。命某曰。地者。尊。侵者歸矣。子二大父。實同闕官。其書

于石某不敢以衰病辭

建陽縣廳續題名記

建陽名難治而實不然。魏、考亭為宋闕里，兩坊墳籍大備，比屋絃誦，前修言行，接乎見聞。士易治也，俗勇於鬪，及氣平忿定，易直之心油然而生，怙終遂非者少，民易治也。運鹽有法，可以裕上寬下，無江浙閩粵預借鑿空之取。聽訟日纒，數十紙賦與訟，易治也。矧其山水明秀，二橋如畫，茶筍連山，酒妙天下。人

家池榭多奇卉珍樹，同由之。李花極目，其土風物產之美，又宦游者之所樂也。然比歲長官類以傷錦而去。趙侯與迥至而歎曰：有易治之實而蒙難治之名，是厚誣吾縣也。迥究病源，徐施砭劑，暮年而治。二年而大治，岸有醜舟，水無租瘢，凋瘵復甦，廢墜畢奉。一日顧壁記，后且盡，命續之。書抵余曰：吾子舊令伊也，盍識諸。嗟夫，余之去縣久矣，端嘉間假道者，再其父老皆空巷送迎，諭之不去。今余齒

髮殘禿父老見之且不復識而聞余子弟過其境者猶倦々相勞苦以余拙政而其人不相忘如此趙侯方新學宮講師說私淑其士折豪右扶鰥寡勤拊其民持之以久終之以不倦它日愛戴而思慕之者又何如也侯字景臯其學出於師友云

晉江縣飛鳥堂記

昔之賢令子游以學愛傳子賤以不忍欺傳西門豹以鑿渠傳尹鐸以減戶租傳劉方以悃悞無華傳元紫芝以于為于傳所傳之事以常不以異也晉江明府林君委余記其邑之飛鳥堂余曰明府以通經擢奉常第政出於學而名堂之義顧本於王喬何歟按喬傳鳥化鳧鼓自鳴皆卓詭不經與武城單父鄴晉陽襄城魯山之事異范史述循吏甚衆而列喬技術傳中明府奚取焉意者尚其以神道設教耶君曰非也余曰明府嘗丞大藩光顯矣豈其厭雷地而夢鈞天乎君曰非也余

請至三反。君曰：宰邑之難尚矣。彭澤蒞歎為形役心。山陰矯情強飭不飲。雖有雅士一綰銅墨，鮮不改度。矧若周顥輩之瑣々歟。夫膠擾者事也。靈明者心也。吾出履公家，應酬乎外，退坐斯堂，存養乎內，以吾靈明治彼膠擾。昔者漢初君臣嘗用之於天下國家而驗矣。况邑乎。一室猶八極之表也。敝屣猶尚方之舄也。或曰：明府之言殆有得於黃老歟。余曰：傳不云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

曰：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說也。固黃老之所本歟。君名某，福唐人。堂在邑廡之東。君所創者。

淮東總領所寬廉堂記

淳祐乙巳，司農少卿淮東總領金華王公埜上章再求去。上留之。進本寺卿訓辭曰：爾行之以寬裕，本之以潔廉。此朕所以懇々用情于耳。而^爾不忍遽^處促之歸也。祇若成渙，勉為朕留。公初出使，慨然謂是職之難有二：操切病

民也。出納汚人也。故治已者極其嚴責人者極其寬。至是讀王言而喜曰：上英睿洞照群下，允臣所為。陛下固知之矣。廼取寬廉二字，扁其聽事西偏之堂，謀記諸石，以答天寵。夫理財之難尚矣。先朝雖重三司使之權，然所任之人皆寇準、晏殊、王堯臣、包拯、蔡襄、宋祁、諸名臣。熙豐豐以後，稍用惠卿、嘉問之徒徒，講之於內，薛向、吳居厚之流行於外。元祐知其弊，擢李常、版曹出，鮮于侁將，擯以揀之。未幾

豐亨豫大之論起，有魏伯芻者，以胥吏之智變鈔引之法，求多不已，遂啟侈心而召狄患。

南渡德音，首欲痛革。然賦入既狹，兵費浸闕，

別本亦作闕

其取之於民者，終不能復祖宗之舊。而四總建焉。蜀稱趙開，昇潤鄂三王人，各極一時材。臣能吏之選，百餘年間，酒茗鹽鐵，蒐求無遺。蘊矣。於是用事者方以為未至，更出新智以圖富強。卒之無他繆巧，不過籠商賈，困郡縣而已。蓋時賢所操之術，非獨惠卿、嘉問之所

不肯談向居厚之所不敢為亦伯芻輩之所
不忍盡試者也使其利歸公室猶且為國聚
怨况或以潤其屋而肥其家乎上益厭之而
擢任公等兵曰公通儒識我飢飽矣民曰公
長者知我疾痛矣余來江鄉耳聞目擊者如
此或曰方今多壘之秋財殫粟亡非手運牙
籌如飛者殆不能濟而王人之言雍容如彼
吾子之論舒緩如此如事功何余曰漢下告
緡搜粟之令罪至沒入天下莫應及欲免兒
寬則牛車檐負爭輸惟恐右內史之去以寬
不以嚴也渭上之耕木牛流馬之運厥功大
矣而其根本乃在於成都田十五頃桑八百
株以廉不以汰也行督責之政以稅民深者
為賢客斯之法也夸祿賜之富以文其與民
爭利之過桑大夫之言也或者語塞因次第
其說以復公命

後村居士文集卷之二十一

後村居士文集卷之二十二

記

雲泉精舍記

休文游四方而歸築精舍閣早山中面峯挹
澗手植葎杞梅竹無數其言曰人莫不有嗜
之美色未也有嗜疥痔者焉嗜爽口未也有
嗜昌歎羊棗者焉又其大者嗜声名嗜富貴
嗜無窮力有限則必疲心役智以求之而後
饜余山人也世之所嗜率予之所不好然亦

有嗜焉。山椒之雲，自去自来。澗中之泉，隨取隨有。此余之所嗜也。蓋聲名富貴，非有力不可致。而世之嗜之者衆，是二物者，不待有力可致。而世之嗜之者少。故余得而擅之。噫！此遁世避俗者之高談也。或曰：休文讀書通古今，善屬辭，縱使老窮不遇，猶當蕭然陋巷，求顏子之所樂。今乃著華陽巾，黃練衣，修老氏之道，與窮猿野鶴為友，壞美質而離本性，曷不返初服乎？僕曰：不然。昔賀監知章、姜相公

輔，晚節皆求為道士而不可得。夫士以不降志、辱身為高。二子仕至卿相，始欲以其已降之志，既辱之身，自附於幽人勝士，孰若高蹈遠引於未嘗降辱之先哉！僕婚宦二十年，所就何事，依違俛仰，有愧休文多矣。方將從休文入山，顧恐俗狀已成，雲見之歛態，泉見之闕聲。休文見之而閉關也。况敢輕議休文乎？
休文揚氏名至，質豐城人。

廣惠惠應行祠者。縣令劉克遜之所作也。初嘉定丙子。邑人即縣西隅為惠應祠。未幾遷於溪南。草創數楹。旁設廣惠香火。封爵同而位置異。觀者病焉。紹定己丑冬。積雨妨穫。令禱祠下。輒霽。時劍邵不靖。聲搖邑境。徐村頑民效尤。竊發。前一夕。西尉諸葛珏夢神告曰。賊至矣。寤以告令。為備。及領兵搏賊。詣祠乞靈。復卜龜。從。賊果就縛。於是令尉議辟故址。作新宮。合祠二神。丞洪某。主簿某。東尉某。洎

士民咸樂助。明年八月落成。廣惠居東。惠應居西。論其世也。使來徵記。余惟聖人譏諂。祭古者祭不越望。魯可以祭泰山。楚不可以祭河。今夫桐川昭武之神。而食於福之支邑。無乃非古。詎歟。然嘗論之。具仁義禮智。謂之人。稟聰明正直。謂之神。均是人也。有一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惟神亦然。故有能驚動禍福一方者。有功被海內。澤流後世者。有歆豚蹠卮酒之薦者。有歲食萬羊者。有依草附木。

以惑人者有被袞服冕極國家之封冊者今
二神之祀起漢隋訖今日繇江浙至閩粵綿
々不絕比比相望豈非聰明正直之尤者乎
豈非功被海內澤流後世者乎然則祭之非
諂也雖不在其望非越也祠因官亭廢基捨
以增益者謝某劉令莆人值時多虞拊
民有息境內稱治凡黌舍廩廩郵傳津梁繕
葺一新行祠特一事耳洪丞番陽人三洪之
後某簿某郡人某尉某郡人諸葛尉溫陵人

值時二字若不書也

以捕賊功改京秩將用於時矣皆可書也

新修三步泄記

瀕海之田皆依隄為固名曰長圍昔人於圍
內疏塘以灌溉而北洋凡十塘馬塘皆有泄
所以嚴縱閉也曰三步塘者距海僅三步地
勢庠薄脫遇淫雨外潮內潦隄潰泄廢自嘉
定辛巳至紹定庚寅官敷民錢亟築亟壞辛
卯又壞太守溫陵魯公用虎歎曰民之財有
限水之患無患窮長圍千餘丈可使有罅缺

以惑人者有被袞服冕極國家之封冊者今
二神之祀起漢隋訖今日繇江浙至閩粵綿
々不絕比比相望豈非聰明正直之尤者乎
豈非功被海內澤流後世者乎然則祭之非
諂也雖不在其望非越也祠因官亭廢基捨
隙地以增益者謝某劉令莆人值時多虞拊
民有息境內稱治凡黌舍廩廩郵傳津梁繕
葺一新行祠特一事耳洪丞番陽人三洪之
後某簿某郡人某尉某郡人諸葛尉溫陵人
以捕賊功改京秩將用於時矣皆可書也

新修三步池記

塘

瀕海之田皆依隄為圍名曰長圍昔人於圍
內疏塘以灌溉而北洋凡十塘焉塘皆有池
所以嚴縱閉也曰三步塘者距海僅三步地
勢庫薄脫遇淫雨外潮內潦隄潰池廢自嘉
定辛巳至紹定庚寅官敷民錢亟築亟壞辛
卯又壞太守溫陵魯公用虎歎曰民之財有
限水之患無患窮長圍千餘丈可使有罅缺

乎。上腴數百畝，可使化鴻鹵乎。於是判官趙汝茨奉檄修廢浮屠，宗真宗超被選董役，用椿杙大小二千四百五十，竹落一千二百三十四，草千擔，夫千人，竹木草皆依市估，夫皆支儼直錢，皆出郡帑，而民不知事一毫錢一孔，皆咨於元僚，付之兩衲，而吏不預。明年孟春告成，長二百六十尺，深三十餘尺，噫，公之力勤矣。而塘民猶曰：未也。內基雖固，外捍不密，久將復圯。請索石為二馬頭，以禦潮。又曰：

它塘率有贍租，而此獨無。公立行其說，築馬頭，擇守僧，且取田於廢庵，以贍馬。凡泄之費若干緡，馬頭之費若干緡，庵之租若干斛，塘民德公之賜，相告語曰：今之牧首二年而去，處二年之暫，而慮百世之遠，難也不敷。種於農，難也不誅，費於僧，又難也。昔鄴中渠成，邑思西門，鴻隙陂壞，郡怨方進，然則便民之與病民也，興利之與遺患也，非特有智無智之異，亦仁與不仁之判歟。夫智敏而易効，仁久

而見思敏而易效能吏之事也久而見思循吏之事也公治郡有異績如甓其城大修水利余所記者特三步泄一事云

興化軍新城記

莆為郡且三百年猶不克有城皆曰樂土也緩事也一日盜起汀郡它州皆增陴浚隍惟莆四封蕩然破扉不闔未幾盜寢南侵勢且及境富家窖寶物窶人挈空身咸欲潰去郡人陳公宓始倡板築之議士民和之臺郡是

之會王侯克恭病委其責於通守趙君汝盥事方有緒而王趙相踵即世趙侯汝固始至顧郡力已屈則拜疏求助于朝有旨賜祠牒五十未至而趙侯去陳公與郡人太息曰城其中輟乎於是天子擢曾侯用虎知軍事侯博訪于衆或謂城庳且薄不足恃或謂費雜且廣無以繼侯奮然曰庳者可高也薄者可厚也役不可以已也且吾患無政不患無財益市木石益僦工徒先是官畫丈尺俾僧幹

賜盼一作

築僧有能否。有勤惰。而官無賞罰。侯斥逐其
不勉者。向之苟簡。悉趨堅好。既成長一千二
百九十八丈。高一丈八尺。表裏以石。覆以磚。
五門樓堞。丹堊煥然。憑高望之。鉅麗突兀。疑
化人之所為。畫史之所摹也。凡用石以丈計
者。五萬七千一百七十二。甃大小六十七萬
八百。夫五萬一千四百。靡緡錢二萬四千六
百七十七。楮幣六萬六千八百。內楮四萬。朝
家所盼。錢楮各千。漕臺所助。餘悉出郡帑。盼
於紹定三年之春。訖於四年之冬。蓋三百年
不克為者。一朝而就。然則城果緩事乎。樂土
果可常恃乎。夫敵無脆。有備者勝。國無小善
守者全。樂毅能下齊。而不能拔莒。即墨之二
城。佛狸能飲江。而不能克盱眙。之孤壘。往事
之明驗也。先朝懲儆。寇之患。城廣城邕。城桂
嶺海之民。始奠其居。嘉定鑿開禧之迹。大城
江北。樓櫓相望。然後並邊郡邑。各能自立。近
事之已効也。玩常而忽變。喜逸而憚勞。華元

此別本無句

之謳子罕之扑人之常情也以習安為懼以
恃陋為戒墨翟之智子囊之忠侯之盛心也
侯治郡尤清苦省逢迎之厨傳罷游觀之士
木獨民間有大利病必勇於興除不以後巨
費夥而沮城成之明年歲豐盜熄乃下令蠲
夏稅一年以搏節之贏代輸噫侯知築是城
又知所以守是城矣初役之興陳公最盡力
且大夫國人各相斤斲其後通守趙君汝
判官趙君汝茨與有勞焉莆人喜守備之固

美蕃宣之勤復悲陳公之不及見也其亦版
籍一民貲不足以豪鄉閭力不足以荷蕃鍾
茲獲以筆墨小技記事之成顧非幸歟

重修太平陂記

曾公守莆惠民之政不可殫紀水利最鉅曰
太平陂曰三步泄曰陳霸斗門陂功最鉅始
為是陂者趾石中流幹溪右注溯山逆行翼
以岸塍導以圳溝長二十餘里溉七百頃然
沈石于淵石微罅則址顛激水入港水暴決

則岸頽農失膏潤官莫顧省公聞而慨然召
莆田丞陳君告曰陂塘非若職乎丞曰敬受
教起去冬沆今春圯岸頽崇淺溝條深出新
智為散水石以室罅衛址塍用石尤多或謂
松性宜水寘松於裏飾石於表可省費公曰
木不壽於石明矣悉易以石錢出公家者百
五十萬儼夫六千不以煩民郡人更名曾公
陂既庵以祠公復屬筆於余俾記顛末余聞
物之成壞存乎數慮之疏密繫乎人三板之
城可以不沒千丈之隄有時而潰昔人修陂
之田為是設也紹興復田八姓之力故陂事
迭主之八姓皆有私田於陂知護田則知愛
陂矣百年之間八姓盛衰不常於是私田
盡去而視陂田為券內置陂患於度外者公
按其籍歲得穀一百六十九石錢四十一千
各有竒曰果修陂此足矣以田屬囊山寺陂
正七人幹一人以庵僧充甲首長工各二人
歲給錢穀一如舊約租之出納陂之修廢在

八姓不可問。在僧可覆也。公之慮遠乎哉。夫循吏遺迹之在天下甚衆。余足歷自觀。如桂之靈渠。本秦史祿。號史祿渠。廣陵之三塘。本漢陳登。號陳公塘。由秦漢至今千餘載。世代殊異。權位銷歇。二邦之人尚稱思故侯名氏不已。此豈有所諂畏而然歟。它日云魯公陂者。猶是矣。公名用虎。溫陵人。仁而明。丞名子頤。三山人。敏而勤。宜特書大書。寓士林尉起屏。釋智上法均。皆竭勞於陂。宜率率聯得書。

重修通判廳記

倅治創於崇寧。葺於淳熙。歲久頽圯。滋甚。舊即東廡為門。坐則面牆。陳君伯玉僅新其堂。它未暇及。趙君野翁既至。則曰。廳庠於堂。門設於廡。非制也。乃命高棟礎。增舊基。而廳益明敞。撤屏蔽。達通達。而門始端直。面勢巍然。官府以尊。自國初置倅與監司太守。俱名按察。異時獨欲發僚吏。奮筆塗書。判長官一舉手。輒從傍掣之。倅嘗橫矣。及其久也。有按察

之名無事權之實更以督經總制錢為職業
籌筭喪雅道敲朴敗清思司存冷落吏民侮
玩遇事至前謙吳退避自托於聾丞者皆是
也然則昔也惡權之專而惟患守之不分今
也病權之分而惟恐倖之不削亦其勢然歟
君於經總制至其額而已不求豐以示能於
郡事叶其長而已不立異以衒智公退則靜
坐一室讀書觀畫風日佳時或攜賓客以登
臨山水追逐雲月為樂雅道未嘗喪清思未

易敗也堂之役實寶慶三年門之役實紹定
五年陳君名振孫趙君名汝駟皆永嘉人

聽雨堂記

天下之至音非靜者不能聞至樂非定者不
能知也風之琴然也水之淙然也嘯之嗃然
也入於耳同也然南郭子綦以為天籟元結
以為全聲阮籍以為鼓吹為鳳音得於心異
也何也躁之不如靜也動之不如定也雨之
為聲至矣而聞者鮮焉兄弟群居之樂至矣

而知者鮮焉。昔之人有以絲竹陶寫為樂者，有以朋友切偲為樂者，絲竹托於物之聲也，人也，雨自然之聲也，天也，朋友取諸人之樂也，外也，兄弟脩於家之樂也，內也。今夫大衾長枕，短檠細字，漏斷人寤，壘倡篴和，當此之時，溜於簷，滴於堦者，如奏簫韶，如鼓雲和，靜者聞躁者不聞也，定者知動者不知也。此吾友野翁名堂之意。夫近世言友愛者，推蘇氏其聽雨之約，千載之下，聞之者猶淒然也。抑

蘇氏能為此言也，非能踐此言也。余嘗次其出處而有感焉。方老泉無恙，二子娛侍家庭，講貫自為師友，竊意其平生聽雨，莫樂於斯時也。既中制舉，各仕四方，憂患齟齬，契闊離合，於是聞雨聲而感慨矣。中年宦達，宴寐早朝，長樂之鐘，禁門之鑰，方屬於耳，而雨聲不暇聽矣。歲晚流落，白首北歸，一返陽羨，一居潁濱，聽雨之約，終身不復諧矣。故曰：非能踐此言也。今野翁兄弟，俱以才業光顯于時，雖

為是堂。余恐其騎馬聽雞之時多，對床聞雨之時少。願刻鄙語於堂上，暇則覽焉。蓋惟靜可以聞此聲，惟定可以知此樂，惟早退可以踐此言也。

陳曾二使君生祠記

紹定癸巳，郡人作長樂陳公溫陵曾公生祠于譙樓之東，揭美績，懷賢牧也。初，陳公以寶慶丁亥出守，在郡財數日而去。然崇風化，肅紀綱，訪故家禮名勝，精采一變，威愛並流，民

到于今稱之。去之三年，盜發汀邵，蔓延劍建，名城壯邑，相繼生守。陳公繇延平牧，為招捕使，為提點刑獄，毅然以一身為吾閩百萬生靈請命上帝，躬擐甲胄，大小百戰，巢穴掃清，種孽殲夷，人皆知上四州賴陳公而復安，而不知下四州非陳公而幾危也。先是盜攻陷泉之支邑，下四州之人驚曰：吾屬無噍類矣。陳公命別將李僊提偏師南下，道興泉抵漳汀，盜始潰去。蓋上四州力戰而全，下四州不

戰而全、謂陳公尤有大造於下四州、非歟、昔齊相立攘戎之功、夫子興微管之歎、此言必傑出之才、而後可以捄橫流之既也、陳公有焉、朝廷深原致盜之本、旌拔良吏、曾公實來剖符、其治有陳公之風、保境衛民、郡以無警、浚陂築壘、農不知役、吏蠹民瘼、燭見廩隱、山偷海劫、鉏去根穴、善良吐氣、豪猾破膽、教令清明、上下信伏、乃行寬恤之政、蠲三縣紹定五年夏稅萬七千緡、既而曰、惠及於有田者

而已、以不濟寺穀四千斛、計口予民、代編戶出餼、直九千緡、冬寒散貧民錢四千緡、各有奇、既而又曰、惠及於民而已、庠序有餽、卒乘有犒、息意益周、匝矣、秩滿上艱、其代、曾公於民愈無厭、數取六年夏稅半蠲之、莆田下戶萬九千全蠲之、且立社倉以遺後人、其節用愛人、損上益下、合於經旨、昔季康子患盜、夫子告以不歆、此言盜生於歆、而無歆者、固盜之所畏也、曾公有焉、會陳公自建帥、洪、曾公

自莆牧建。在朝在野。翕然以為曾公之宜代
陳公也。於是莆人聚而謀曰。盜之方熾。戡定
之難。盜之甫息。綏靖之難。陳公戡定於前。曾
公綏靖於後。皆稱賢牧。皆有公德。於是邦今
其去我。吾儕小人。其忘之乎。或曰。合而祠之
可乎。或曰。生祠非古也。余曰。泥古者。一至之
見。懷惠者。衆多之情。慕宋璟之介。不如為朱
邑之通。什廣人之碣。不如聽桐鄉之祀。况莆
人之於二公。漸被教化。沐浴膏澤。自有不容
釋者。持一至之見。咈衆多之情。可不可也。雖
然。二公方擁麾鉞。居權位。亦無怪乎或者之
云尔。千百世之下。是祠也。與石室之文翁。峴
首之叔子。相為長久。將有升堂而起敬。讀碑
而墮淚者。至此而後。可以觀人心焉。

興化軍創^立平糶倉記

平糶倉者。太守寶章曾公之所作也。公在郡
三年。蠲弛予民。以鉅萬計。至是復損^捐楮幣萬
六千緡。為糶本。益以廢寺之穀。寺之產。及五

自莆牧建。在朝在野。翕然以為曾公之宜代陳公也。於是莆人聚而謀曰。盜之方熾。戡定之難。盜之甫息。綏靖之難。陳公戡定於前。曾綏靖於後。皆稱賢牧。皆有公德。於是邦今其去我。吾儕小人。其忘之乎。或曰。合而祠之可乎。或曰。生祠非古也。余曰。泥古者。一至之見。懷惠者。衆多之情。慕宋璟之介。不如為朱邑之通。什廣人之碣。不如聽桐鄉之祀。况莆人之於二公。漸被教化。沐浴膏澤。自有不容釋者。持一至之見。咈衆多之情。不可也。雖然。二公方擁麾鉞。居權位。亦無怪乎或者之云尔。千百世之下。是祠也。與石室之文翁。峴首之叔子。相為長久。將有升堂而起敬。讀碑而墮淚者。至此而後。可以觀人心焉。

興化軍創立平糶倉記

平糶倉者。太守寶章曾公之所作也。公在郡三年。蠲弛予民。以鉅萬計。至是復損捐幣萬六千緡。為糶本。益以廢寺之穀。寺之產。及五

貫而糶民不與也。倉之政擇二僧而付吏不與也。糶視時之價不抑也。糶視糶之價不增也。別儲錢楮二千緡備折閱。又撥廢寺錢歲三百緡供糜費。歲儉價長則發是倉以權之。歲豐價乎^平則散諸錢易新穀以藏焉。其織悉載規約而建。置大指如此。郡人驩呼雷動。更相賀曰。異時富家南船迭操穀價低昂之柄。以制吾儕之命。今公為民積穀五千斛。富家之仁者勸鄙者愧。南船亦不得而擅龍斷之利矣。非可賀也。夫先王委積之法遠矣。孰而歛。飢而散。孝悝之法也。賤而糶。貴而糶。耿壽昌之法也。今之常平是已。貸其本取其息。荆公所謂周官之法也。作公今之社倉是已。然良齋魏公猶以二分之息。咎朱文公以為祖金陵之餘論。公為是倉。忠厚惻怛。有常平不費之惠。無社倉取息之謗。純乎仁義。而不以一毫霸政參之矣。或曰。不有常平乎。曰。常平之遇歲豐也。不易而腐也。易而無所受也。是倉則

不然其易也。無害於僧也。其糶也。有利於民也。常平以使者典領。使者去民遠。而不時發也。郡縣去民近。而不敢發也。是倉屬於郡。而不屬於使者也。掌乎僧。而不掌乎吏也。守以規約。而不守以文法也。廣先賢之遺意。輔常平之不及。不在茲乎。或又曰。良齋之論高矣。美矣。其後良齋之倉先廢。而文公之倉。不獨建人守之。徃。達於天下郡邑。則以二分之息扶之。故也。乃若有本無息。日消月磨。本竭

而倉敗矣。曰。別儲之錢。為是設也。昔無倉而。今有倉。公之惠也。修其政。無使之壞。養其本。無至於竭。後人之責也。立法而過。憂後日之必弊。則法不可立矣。為善而逆慮。後人之不能繼。則善不可為矣。公將奉使江右。顧瞻舊邦。眷焉不忘。其待吾民厚也。若夫潤澤之。以俟君子。其待後人尤厚也。公名用虎。溫陵人。倉於作院廢址。以紹定六年季夏落成。聽事中。敞。兩教對峙。屋皆三間。垣廡宏壯。莆田丞陳

子頤實贊其議。泣其役。二僧住囊山者曰智上。住華嚴者曰法均云。

福清縣創大參陳公生祠記

紹定三年某月某日。詔罷福州福清縣稅。陳公貴誼之請也。時公以從橐侍經筵。間為上言。臣之鄉邑。土瘠俗貧。物貨不產。商賈靡至。其民皆墾山種果菜。漁海造鮭蛤之屬。以自給。海口鎮在縣之東。劣有墟市。縣民之適鎮者。鎮民之至縣者。不過各負挈所有。以相貿

易。既稅於鎮矣。徑港在縣之南。又置寫稅焉。又稅於縣焉。是二十餘里之內。凡三稅也。不已重乎。臣嘗訪求其故。稅錢之隸縣者。日止數緡。隸州與漕者。月各四十緡而已。官府之大利源之廣。豈與赤子較此毫末哉。臣以為罷之便。玉音欣然。即可其奏。邑之父老既扶攜。聽詔歌詠聖德。復相與像公而記之。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唐人亦云。捕蛇之不幸。未若復賦之不幸。悲夫。天下之不仁。

至盜而止。復有不仁於盜者乎？天下之毒，至蛇而止。復有毒於蛇者乎？此儒者之篤論。而聚斂之臣，所未嘗講也。故人主必親近儒臣，然後聞正大之言。然後功利之說莫得而進。公之建是言也，非私其邑之人也。儒者家法然也。齊設衡麓舟鮫之官，以籠山海藪澤之利。姑尤聊攝之人，群起而詛。尹鐸為邑，減其戶租。晉陽之人，卒懷其惠。衆之為是祠也，非私公之賜也。民之秉彜然也。初嘉泰壬戌，公

之先太師內相嘗有此請。其議中格。至公乃緒成之。公家世邑人也。去而僑於武康。居畿輔之近，而不忘鄉井之遠。處旃厦之邃，而深隱閭閻之患。其父子間議論風旨如此。所謂世載其德者歟。所謂必百世祀者歟。雖然，建一議，畫一策，近臣之事也。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大臣之任也。天下郡國之廣，不止一方。民生疾苦之多，不止一事。公方坐政事堂，與吾君吾相汲汲共圖之矣。

吾儕小人何足以知之。

糧穀否仍作錢

漳州代輸丁錢記

民年二十至六十輸丁錢自五季始罷之自祥符始獨漳泉興化錢先折米不克罷蔡公襄龐公籍踵使閩俱條其害議格不行龐公後相皇祐竟奏減三郡所輸有差未幾米復為錢端平元年趙侯以夫建言丁錢宜罷以矣顧歲額萬七千緡隸于漕守不得專而况民以全繼輸官以半楮羨此官不欲罷也年

剩疑仍作剩

前有唐書
祖穀之語心
外有廢剩租利錢所入不下丁口之

年甲付吏手糜費等正錢此吏不欲罷也官吏規近獲民被長患深可嗟閱以夫嘗會州數舊以充橐裝篚實者今朝廷大明好惡表廉黜貪賄道永絕請以此錢為民代輸安撫使真公某大漕袁公某聞而擊節上于朝曰漳州此舉可為分符守土者法詔可其奏侯俾余記之余惟取民易予民難陳洪進創立之賦循襲三百餘年中更賢牧守何啻數十

吾儕小人何足以知之。

漳州代輸丁錢記

民年二十至六十輸丁錢自五季始罷之自
祥符始獨漳泉興化錢先折米不克罷蔡公
襄龐公籍踵使閩俱條其害議格不行龐公
後相皇祐竟奏減三郡所輸有差未幾米復
為錢端平元年趙侯以夫建言丁錢宜罷以
矣顧歲額萬七千緡隸于漕守不得專而况
民以全繼輸官以半楮羨此官不欲罷也年

年甲付吏手糜費等正錢此吏不欲罷也官
吏規近獲民被長患深可嗟閱以夫嘗會州
家常賦外有廢刹租利錢所入不下丁口之
數舊以充橐裝篚實者今朝廷大明好惡表
廉黜貪賄道永絕請以此錢為民代輸安撫
使真公某大漕袁公某聞而擊節上于朝曰
漳州此舉可為分符守土者法詔可其奏侯
俾余記之余惟取民易予民難陳洪進創立
之賦循襲三百餘年中更賢牧守何啻數十

公而不能革。豈以為既取而不可復予歟。至
侯乃本先賢遺意去漳民痼疾。亦會天子方
用儒相。力行仁政。而連帥部使者皆公以德
選。故侯所請朝奏而暮報也。使侯而不遇此
時。雖請且不得達。雖達。不過下其事有司。彼
桑大夫固不主賢良文學之議。而為觀察使
者。未必通陽城元結之意。又不過非笑以為
迂闊而已。夫因不必因之法。誤也。然因之以
至如此之久。余以是知取民之易也。革不容
不革之弊。宜也。然革之必待如此之時。余以
是知予民之難也。始侯下車。鄰寇猝至。四封
告警。諸道之兵會于漳。調度繁興。應之裕如。
生擒其渠。檻以獻。勞賜吏士。費以千萬。民不
加歛。而猶有餘力。及斯事。然則世之謂郡縣
空乏。不可復措手者。其果然歟。

登聞檢院續題名記

前記起紹興。唐申。迄紹定壬辰。凡九十三年。
自王君習至孟君點。凡八十八人。石盡而繼

之者未暇續也。陳君瑑始與陳君績議磐石
為後記。惟古今之官不同，而登聞檢院者，本
先王設鼓立木遺意，不已重乎。嘉定以來，當
路諱言，箱結成風。天子患之，布衣某人詰詣
上書，有司以休沐，不即受，被譴左遷矣。然物
情顧望，猶未丕變。於是英斷赫然，更化改元，
舉相去凶，下詔求言。在廷之士，畢輸忠謹，下
至草茅，人人知上意。封事輻湊，語或激訐，上
亦不以為忤。親洒宸翰，申命近臣，差擇而施
行焉。於乎聖矣哉！先朝大人得言事，監門論
新法，縣佐議儲貳，諸生諫花石。若是者，不可
殫絕。紀上方脩復祖宗故事，思抹時弊，博通下
情。君當是時，居是官，日閱天下章奏，豈無鄭
俠婁寅亮鄧肅之流，其亟以告諸朝表而出
之，使後之人指君名氏而言曰：是能助端平
天子開言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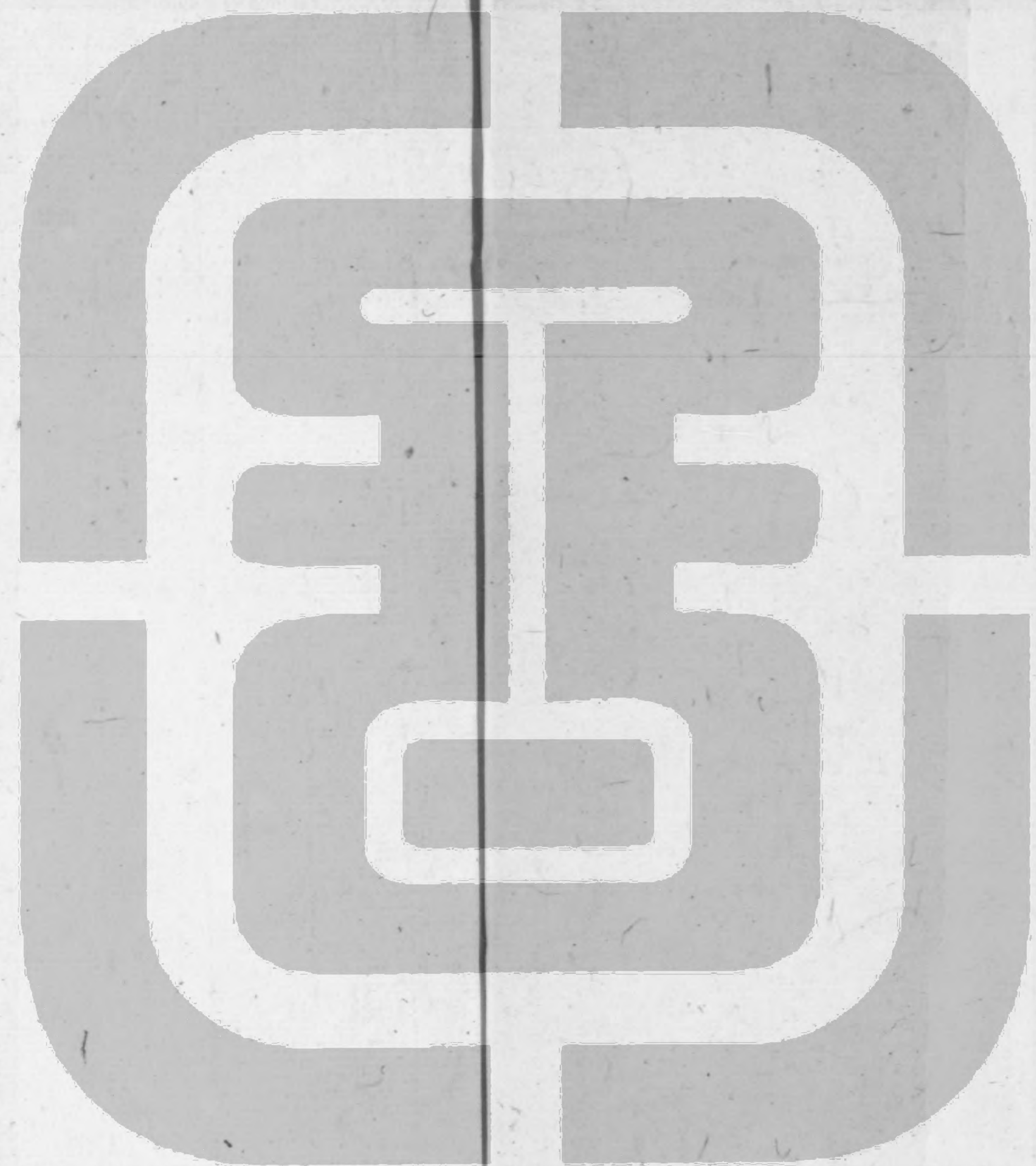
華亭縣建平糴倉記

環吳會為邑者百數，以華亭為大。詣銓曹注

令者千數、以華亭為難、棊堂常虛席、莫敢就
有就者、世輒目以奇材、余行四方、聞某縣蠲
其賦、某縣革其敝、昔難而今易者、往往有之、
而華亭之難自若、蓋竭一縣財粟、盡輸之州、
通天下之縣皆然、至於學也、倉也、與社稷並
而不敢廢、雖甚凋陋、猶存其名、惟華亭併常
平義倉之名而廢之、噫、其難至是歟、姚楊君
瑾奉辟書、縮銅墨、境內稱治、上下信服、君喟
然曰、吾儒者也、受子男之封、任芻牧之寄、詎

可以善事上官、不得罪巨室、為賤業乎、去歲
夏五、民苦貴糴、邑無粒粟、歛於諸豪、吾心愧
焉、會常平使者曹公遜、修舊法、太守趙公與
憲奉新書、歲留米五千石於縣、華亭於是乎
有義倉、君曰、二公所以惠吾縣者至矣、然歛
散之權、令不得專、吾將有以輔之、取搏節餘
錢一萬緡、糴三千石、規縣東為屋五楹、別儲
之、華亭於是乎有平糴倉、昔王介甫嘗恨士
大夫不能講先王之意、以合於當世之故、余

每歎其言之善而又病其太高夫常平創於漢義倉昉隋士大夫不能講漢隋之法以合諸當世者有之矣况遠而及於先王之意歟願壯哉熙生齒之繁貴豪之衆水旱凶荒之備一日不可闕者相承百年莫過而問必待下有賢令上有賢監司太守而後舉行然則民之望治不其愈難歟君既在端平循吏之目滌華亭難治之謗薦墨交上有旨陞擢朞月之間績狀如此使盡其材而究於用其可書者何止一倉余又將秉筆以俟



書